

让妈妈看着我们吃饭

□邓拥军



妈妈是很少给我打电话的，今天妈妈居然打电话问我上班没有？“妈妈，有啥事？”“没什么事，没上班的话你们就过来吃饭”。

前些天，西外一场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然后又又是高考和道路施工，作为在路面执勤的交通警察，也就很难抽身去妈妈那里吃饭了。

自从父亲去世后，妈妈便与妹妹生活在一起。一是妹夫因为工作常不在家，二是和女儿生活更容易相处。还有就是妈妈已经当祖外婆了，可以帮着照看一下重外孙，跟重外孙在一起，妈妈好象又有了青春活力。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妈妈担心与儿媳在一起生活，怕与儿媳之间有了裂隙和磕绊而疏远了婆媳关系。这些年妈妈总是小心翼翼的维护着婆媳关系，从没与两个儿媳红过脸。尽管我们夫妻俩早就给妈妈准备好了房间，妈妈总是拒绝与我们同住。于是，我们兄妹三人都顺着妈妈的心意，不再去勉强她非要和儿子住。

隔几日，我们兄妹都要去妈妈那里吃顿饭，一家人团聚团聚。我们能去妈妈那里吃饭，妈妈心里高兴得很。但，我也知晓妈妈的焦虑，总是担心没有什么好吃的招待我们。做些小菜饭，妈妈能够得心应手。要炒荤菜的话，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因为妈妈这一生很少吃动物类食物，我记得小时候在农村，我们家里要是炒鸡炒鸭都要去借么爸家的锅，妈妈甚至连家里炒过鸡鸭的锅都是抗拒的，就更别说让她吃了。也不是妈妈信仰什么宗教，她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她十八岁就在农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和我弟也是自愧不如。妈妈的这种生活习惯和坚持，我们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妈妈从来不反对我们吃大鱼大肉。自从在城里生活以后，如果每顿没几个沾荤腥的菜，我们真是感觉劳肠寡肚。于是，妈妈总是担心给我们做饭没有我们爱吃的菜，现在的妈妈也不再把我们当成孩子了，而是以客礼相待。

知晓妈妈内心的担心和焦虑，所以我就不常去妈妈那里，就是怕妈妈担心为我们做饭，就是怕妈妈把我们当成座上宾。可是隔几日妈妈又总是要给我们打电话，因为，妈妈想我们了。

遇上合适的周末，我去农贸市场买上些我和弟弟妹妹喜欢吃的荤菜原料，然后不打招呼地去到妈妈那儿。以免先打了招呼，妈妈在高兴能看到孩子们的同时又焦急自己做不了大鱼大肉类的美食。进了门，我就赶紧吼上一声：“妈，好吃的我都买上了，做菜算我的，煮饭算您的哈”。妈妈便高兴地变着法子给我们煮上加了红豆、绿豆、红苕之类的五谷杂粮饭。

趁我做菜的时候，妈妈就要给弟媳和妹妹打电话了，“红梅，你哥哥嫂嫂来了，你和波儿中午过来吃饭嘛”“燕儿，你哥哥嫂嫂来了，中午早点回来，莫菜倒捱哈”。其实，去买菜的时候，我早就跟弟弟妹妹打了电话。

饭做好了，因为我们做的大餐妈妈基本上不吃，我们也只能象征性地叫“妈，快点来吃饭”，然后就自顾自的吃着，一边说着一些兄弟姊妹间的玩笑话，一边给妈妈碗里夹上她喜欢的素菜，妈妈这时总是高兴得很，不停地为我们忙着端上她亲手腌制的红豆腐、萝卜干、泡菜、豆豉……不停地唠叨着，“你们吃，你们吃”。等我们吃得满嘴流油时，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了碗，站在那里，带着笑，默默地看着我们在餐桌上大快朵颐，等着为我们打扫杯盘狼藉的“战场”。

妈妈已是古稀之龄了，听力也有些下降，妈妈是害怕打电话的，主动打来电话，那是她真想我们了。妈妈拉扯我们兄妹三人长大，我一直纳闷，生活如此朴素的妈妈，居然能把我们养得身强体壮甚至有些肥头大耳？

是有些天没让妈妈看到我们吃饭了。今天我休息，赶紧去买点菜，让妈妈看着我们吃饭，我也想起了妈妈腌制在坛子里醇香的红豆腐、脆爽的泡菜、麻辣爽口的萝卜干、酱香浓郁的豆瓣酱……

夏天

□张华

绝不相信自己会死的人，是幸福的

他们用一生的辽阔和坦荡，去换得临终前

瞬间的，甚至有可能是来不及感受的逼迫、反对、绝望

多好的大雨。它用五分钟时间就说完了

而七天前，你就觉察到空气中

一股表达的欲望



村小老师

□梁登寿

走进村小

你只做了一件事

敲响钟声

把一群放牛娃娃变成学生

往讲台一站

台下就是一片小树林

你敞开心里的河流滋养林子里的鸟鸣

用一截粉笔

给留守的天空画一只鹰

山风无语，默默地雕刻你的皱纹

黑板面前

你站如父亲的伟岸，坐如母亲的慈祥

一只羔羊走来轻轻地舔你的手心

砍柴人

□李小米

我老家的那些路，被杂草与灌木包围，有时穿越过去，需要顺势打一个滚了。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老家，在乡村大地上演绎着同样的风景，因为荒凉，植物茂盛，山水呈现出浓重的墨绿色彩。老家也是有生命的，如一个人的面貌，它显出了岁月的老态之相，眼袋深垂，皮肤松弛。尤其是我老家那些山山岭岭上的树木，过去在乡村称为柴山，被乡民们砍伐后作为柴火燃烧，而今人迹罕至，老木沧桑，很少被乡民砍伐了。

这个倒也正常，我有次坐在老家山梁上，山风呼号中，竟然没看到一家房顶上有炊烟升起，过去砍柴人的身影，早已成为老家岁月里的底片，只有在记忆里模糊地显影了。

不过，我当年也做过砍柴人。

这一棵是张大才，那一棵是王天寿，我呸，我挥刀就砍！你还在这里哈，秦二桂，咔嚓一声，我一刀砍下去，一棵刺槐树，断成了两截。

这是18岁的我，在故乡秋天的山梁上砍柴。秋收过后，乡下人便到山上砍柴，在屋前屋后码成一个一个碉堡似的垛。我坐在山梁上，看从山底下袅袅飘散的炊烟，想起灌木杂草一生的命，竟有些伤感起来。

我在山上砍柴时念叨着的那些名字，都是和我家有仇有怨有疙瘩的人，在我眼里，他们相貌奇特丑陋，举止怪异，常常欺负我们家。这些人，我母亲斗不过他们，我也斗不过他们。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回家，身子瘦弱单薄，但双眼冒火。我心里对他们有气，感觉一方面我要和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庄稼人和他们争地盘争口食，在心里，对他们充满了厌恶排斥。趁着母亲催我上山砍柴，我就对这几个人念动着咒语，把他们想象成是我手下任意宰割的灌木，一刀一刀地砍下。

我进城20多年以后，心里才变得宽容。每逢在城里遇见来自故土老家的人，就会上前紧握住他们的双手，如找到失散的亲人。我请他们喝酒吃肉，也不嫌弃他们粗鲁吃相，粗野举止。有一次，我还请了60多岁的秦二桂去吃了烤羊肉，在出来的马路上，他跳起来，去掐断了树上的一个枝桠来剔牙齿。秦二桂说，一辈子还没想到烤羊肉吃起来这么香，他得回家养羊去，请我回老家山梁上再吃烤羊肉。这些乡人，而今在我眼里变得慈爱亲近。我还陆陆续续写了很多乡村记忆的文章，在我笔下，尽是乡村的美好与安详。也许是我心胸真的变得宽大，或者是我用过别人的廉价同情、追忆之心在回望故乡。假如我还是一个村里的庄稼人，说不定，我依然和他们在村子里斤斤计较。

得回到我在乡下砍柴的事上来。我背着背篋，挥舞着蔑刀，兴冲冲去林子里砍柴，这甚至让我有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面对满山满坡的灌木杂草，它们在秋风中摇晃，我想像自己成了林冲，做了八十万禁军教头。我的身影在草浪枝叶间起伏，一刀一刀地砍去，还发泄我心头之怨，这多少让我有一种满足的心情。尤其是当我砍柴砍累了，躺在草丛中，树林下，任湿漉漉的植物和泥土气息，贯穿了我的肺腑。有一次，我还把落叶围拢过来，在厚厚的落叶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等我醒来，我看见一只野兔就在身边吃草。

我在林子里砍柴那年，青春期的荷尔蒙正来势凶猛。有一次，我背了满满一背篋木柴，看见对面山坡上走来一个村里刚结婚的新娘，她丰满的身子一颤一颤的。我激动得发抖起来，我扔掉背篋，在山梁上猛跑起来，像发情的动物那样狂奔。我抱住了一棵松树，树上正分泌的松脂，把我的衣服也粘得油腻腻的。直到砍柴后的第三年，我才亲近了一个女子的身体。

我在山上砍了大半年的柴，就进城做了干部。我常常回忆起我在山上的砍柴日子，青春期里的苦闷与叛逆，迷茫与焦灼……都留存在那些杂草灌木丛中了。

“妈，我们上山砍柴去……”这是前不久的夜里，我迷迷糊糊中的一次梦呓。

